

陶淵明詩話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

全一冊定價大洋三角



發行者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啓智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啓智印務公司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淵明詩話

蕭德施統曰，淵明文章不羣。詞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志不休，安道苦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才爲病。自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陶集原序

鍾仲偉嶸曰，陶潛詩，其源出於應璩。又協左思風力，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，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愜。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，世歎其質直，至如懽言酌春酒，日暮天無雲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田家語耶？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詩品

陽子烈休之曰。陶潛之文。辭采雖未優。而往往有奇絕異語。放逸之致。棲託仍高。序錄

葉少蘊夢得曰。詩品論淵明。以爲出於應璩。此語不知其所據。應璩詩不多見。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。所謂下流不可處。君子慎厥初者。與陶詩了不相類。五臣注。引文章錄云。曹爽用事。多違法度。璩作此詩。以刺在位。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。淵明正以脫略世故。超然物外。爲意顧區區在位者。何足樂其心哉。且此老何曾有。意欲以詩自名。而追取一人。而模仿之。此乃當時文士。與世進取。競進而爭長者所爲。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。石林詩話僧思悅曰。梁鍾記室嶸。評先生之詩。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。今觀其風致。

孤邁。蹈厲淳深。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。陶集書後

蘭莊詩話曰。鍾嶸品陶潛詩。文體省淨。殆無長語。篤意真古。辭興婉愜。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可謂知言矣。而實之中品。其上品十
一人。如王粲阮籍輩。顧右於潛耶。論者稱嶸洞悉玄理。曲臻雅致。
標揚極界。以示法程。自唐而上莫及也。吾獨惑於處潛焉。

林君復道曰。陶淵明無功德及人。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。何耶。蓋
顏子以退爲進。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。

蘇子瞻軾曰。古之詩人。有擬古之作矣。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
古人。則始於東坡。吾於詩人。無所甚好。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
不多。然其詩質而實。綺癯而實。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。皆莫及。

也。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。至其得意。自爲不甚愧淵明。然吾之於淵明。豈獨好其詩也哉。如其爲人。實有感焉。淵明臨終。疏告儼等。吾少而窮苦。每以家弊。東西游走。性剛才拙。與物多忤。自量爲己。必貽俗患。儼俛辭世。使汝等幼而飢寒。淵明此語。蓋實錄也。吾真有其病。而不蚤自知。半世出仕。以犯大患。此所以深愧淵明。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。東坡詩話下同。

又曰。孔文舉云。坐上客常滿。樽中酒不空。吾無事矣。此語甚得酒中趣。及見淵明云。偶有佳酒。無夕不傾。顧影獨盡。悠然復醉。便覺文舉多事矣。

又曰。所貴於枯淡者。謂外枯而中膏。似淡而實美。淵明子厚之流。

是也。若中邊皆枯，亦何足道。佛言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。人食五味，知其甘苦皆是，能分別其中邊者，百無一也。

范元實溫曰：東坡和貧士詩，夷齊恥周粟，高歌誦虞軒，祿產彼何人，能致綺與園。古來辟世士，死灰或餘烟。末路益可羞，朱墨手自研。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，不樂乃徑歸，視世嗟獨賢。此言夷齊自信其去，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，四皓自信其進，雖祿產之聘，亦爲之出。蓋古人無心於功名，信道而進退，故其名之傳，如死灰之餘烟也。後世君子，旣不能以道進退，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，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，故曰朱墨手自研。若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，蓋無心於名，雖晉末亦仕，合於綺園之出，其去也，亦不待以微罪。

行，不樂乃徑歸，合於夷齊之去，其進退蓋相似，使其易地，未必不追蹤二子也。東坡作文，工於命意，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，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。潛溪詩話

劉後村克莊曰：士之生世，鮮不以榮辱得喪，撓敗其天真者。淵明一生，惟在彭澤八十餘日，涉世故，餘皆高枕北窗之日。無榮惡乎？辱無得惡乎？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。二蘇公則不然，方其得意也，爲執政侍從，及其失意也，至下獄過嶺，晚更憂患，於是始有和陶之作。二公雖惓惓於淵明，未知淵明果恁可否。後村詩話

朱文公曰：淵明詩所以爲高，正在不待安排，胸中自然流出。東坡乃篇篇句句，依韻而和之，雖其高才，似不費力，然已失其自然之

趣矣。朱子文集

黃魯直庭堅曰，東坡在潁州時，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，歎淵明之絕識。遂作詩云，淵明求縣令，本緣食不足，束帶向督郵，小屈未爲辱，翻然賦歸去，豈不念窮獨，重以五斗米，折腰營口腹，云何元相國，萬鍾不滿欲，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，以此殺其身，何翅抵鵲玉，往者不可悔，吾其反自燭，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，或飯不足也，顏延之送錢二十萬，卽日送酒家，與蓄積不知紀極，至藏胡椒八百斛者，相去遠近，豈直睢陽蘇合彈，與蜣螂糞丸比哉。又曰，甯律不諧，而不使句弱，甯用字不工，不使語俗，此庾開府之所長也。然有意於爲詩也。至於淵明，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。

雖然。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。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。孔子曰。甯武子其知可及也。其愚不可及也。淵明之拙興放。豈可爲不知者道哉。道人曰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說者曰。若以法眼觀。無俗不真。苦以世眼觀。無真不俗。淵明之詩。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。

又曰。正賴古人書。正爾不能得。正宜委運去。皆當時語。而或者改作。上賴古人書。止爾不能得。甚失語法。

又曰。血氣方剛時。讀此詩。如嚼枯木。及緜歷世事。知決定無所用。智。又云。謝康樂庾義城之詩。鑪錘之功。不遺餘力。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。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。淵明直寄焉。持是以

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。

又曰，退之於詩，本無解處，以才高而好耳，淵明不爲詩，寫其胸中之妙耳。無韓之才，與陶之妙，而學其詩，終樂天耳。

論韓愈甚所謂蚘蟬撼大樹也論陶

不差宜分觀之許印芳識

陳無已師道曰，鮑昭之詩華而不弱，淵明之詩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。後山詩話

都玄敬穆曰，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，此言非也。如歸田園居云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，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巔，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，如飲酒其一云，衰榮無定在，彼此更共之，山谷謂類西漢文字，如飲酒其五云，結廬在人境，而

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。又如桃花源記云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，唐子西謂造語簡妙。復曰，晉人工造語，而淵明其尤也。後山非無識者，其論陶時特見之。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。南濠詩話

韓子蒼駒曰，以淵明傳及詩考之，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，由參軍爲彭澤，遂棄官歸。是歲乙丑，凡爲吏者六歲，故曰疇昔居上京，六載去還歸。然淵明乙巳尙爲建威參軍，十一月去彭澤，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，何也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，卽日解印綬去，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，奔武昌，余觀此士旣以違己交病，又愧役於口腹，意不欲仕久矣，及因妹喪卽去，蓋其孝友如此，世人

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，故謂因督郵而去。此士識時委命，其意固在有矣。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？躬耕乞食，且猶不恥，而恥屈於督郵，必不然矣。又曰：田園六首，末篇乃序行役，與前五首不類。今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，東坡亦因其誤，和之。陳述古本，止有五首，予以爲皆非也。當如張相國本，題爲雜詩六首。江淹擬詩，亦頗似之。但擬淵明詩，開徑望三益，此一句爲不類。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，余亦以爲不然。淹之比淵明情致，徒效其語，乃取歸去來句以充人之，固應不類。予觀古今詩人，唯韋蘇州得其清閒，尙不得其枯澹。柳州獨得之，但憾其少適耳。柳州詩不多，體亦備衆家。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，獨不可及也。

遜齋閒覽曰，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，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，日暮碧雲合，佳人殊未來，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，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，種禾在東皋，苗生滿阡陌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，皆誤也。

洪景盧邁曰，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，其末一篇，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，明言數陶徵君田居，蓋陶之三章云，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，故文通云，雖有荷鋤倦，濁酒聊自適，正擬其意也，今陶集誤編入，東坡据而和之，未深考耳。容齋

隨筆

郎仁寶瑛曰，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，人以謂江淹者，韓子蒼辯其

江淹雜擬似陶詩耳，但開徑望三益，江淹不類，予以爲此句固不類，而前說種苗，後結桑麻，陶公亦不如此雜，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，豈江竊陶者耶？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？問來使一篇，東澗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，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，好事者混入陶集中，巨眼者自能辨之，七修類稿

嚴儀卿羽曰，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，有問來使一篇云，爾從山中來，云云，子謂此篇誠佳，然其體製氣象，與淵明不類，得非太白逸詩，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評，滄浪詩話

許彥周顯曰，春水滿四澤，夏雲多奇峯，秋月揚明輝，冬嶺秀孤松，此顧長康詩，誤入彭澤集中。許彥周詩話

又曰，陶彭澤詩，顏謝潘陸皆不及者。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，於詩無一點愧辭，所以能爾。全上

遜齋閒覽曰：六一居士推重淵明歸去來，以爲江左高文，當世莫及。涪翁云：顏謝之詩，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。然淵明之牆數仞，而不能窺也。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，在儻耳。遂盡和其詩，荆公在金陵作詩，多用淵明詩中事。至有四韻詩，全使淵明事者曰：先生歲晚事田園，魯叟遺書廢討論，問訊桑麻憐已長，按行松菊喜猶存。農人調笑追尋壑，稚子歡呼出候門，遙謝載醪祛惑者，吾今欲辨已忘言。

劉後村曰：四言自曹氏父子，王仲宣，陸士衡後，唯陶公最高。停雲

榮木等篇。殆突過建安矣。後村詩話

王復齋厚之曰，淵明詩，雖留身後名，生前亦枯槁，死者何所知，稱心固爲好，是不慕身後名也。及擬古乃云，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，是欲名彰也。二意相反，如張季鷹云，與我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，與陶前詩相類。復齋謾錄

又曰，文選五臣注云，淵明詩，晉所作者，皆題年號，入宋所作，但題甲子而已，意者恥事二姓，故以異之。思悅考淵明之詩，有以題甲子者，始庾子，距丙辰，凡十七年間，只九首耳，皆晉安帝時所作也。中有乙巳歲三月，爲建威參軍，使都經錢溪作，此年秋乃爲彭澤令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及解印綬，賦歸去來兮辭，後一十六年庚申，晉